

陸、司馬貞為何要補正《史記》的上古觀？

沙敦如（Dorothee Schaab-Hanke）*

一、略談司馬貞及其作品

關於司馬貞的生平與事業，我們所知不多。《舊唐書》與《新唐書》中也沒有他的傳記。《新唐書》共提及司馬貞兩次：一次是在知名的史學家劉知幾（661—721）的傳記中，提到司馬貞曾參與劉知幾與宋璟的辯論。¹另一次則是在〈藝文志〉中提到其著作《史記索隱》共有三十卷。²

從少數的資料中，約略可知司馬貞生於唐高宗儀鳳年間，即 676 至 679 年間，亡於唐玄宗的開元中晚期（721—741）。³

* 德國漢堡大學中文學系兼任講師。本篇文章由林玉竹、祝平次翻譯。

¹ [宋]歐陽修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132，頁 4522。

² 《新唐書》，卷 58，頁 1457。

³ 李梅訓集結僅有的少數資料經過仔細研究，重構了司馬貞的一生。參見氏著：〈司馬貞生平著述考〉，《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8 卷 1 期（2000），頁 109-111。

他在中宗、睿宗及玄宗時期擔任過國子博士、國子祭酒以及弘文館學士。弘文館原是掌管國家所贊助之學術的主要部門，但它在玄宗統治期間失去它的重要性，而被玄宗在 718 年所創立的另一機構所取代。⁴司馬貞最後在開元年間擔任官職較低的潤州別駕。⁵

雖然無法得知司馬貞所寫的評論及補注是出自於職責或是自己的興趣，但可以從他自己的論說中得知，大部分的內容都是在他晚年退職之後所寫成。在司馬貞為《索隱》所寫の後記中，可以得知他年輕時曾向弘文館學士張嘉會求學。司馬貞認為張嘉會是當時唯一一位熟知《史記》的人，但他並沒有為史記做注解，而且直到晚年才深入研讀《史記》。此外，有趣的是司馬貞在《史記》注解的序言中提到，研究《史記》是家中的傳承。如果考慮司馬貞自稱為「小司馬」，那認為司馬貞甚至對於和他有相同姓氏的司馬遷及司馬談兩人感到有一股家族義務也不至於太過牽強。

至於司馬貞寫作《索隱》的具體原由，他自己提到：

⁴ 參較 Denis Twitchett, *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 (唐代的正史寫作)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4; 關於弘文館，參看[宋]王溥撰：《唐會要》（台北：世界書局，1989），卷 64，頁 1114。參考 Charles O. Hucker, *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 (帝制中國職官辭典) (Stanford Cal.: Stanford Univ. Press, 1985), no. 2911，此機構有許多文職官員，並為秘書省給事中所管轄。

⁵ 參較 Charles O. Hucker, no. 4623。這個職稱，請參考《新唐書·藝文志》，卷 58，頁 1457。

初以殘缺處多，兼鄙褚少孫誣謬，因憤發而補《史記》，遂兼注之，然其功殆半。乃自惟曰：「千載古史，良難惚由繹。」於是更撰《音義》，重作贊述，蓋欲以剖盤根之錯節，遵北轅於司南也。凡為三十卷，號曰《史記索隱》云。⁶

從此段文中讀者不但會有如下的印象，亦即就他的著作來說司馬貞抱著自我批評的態度，也可以知道他最初想著作一部完整註解的企圖，已經在寫作的期間被一股對《史記》更加謙遜的態度所取代。

二、司馬貞的〈三皇本紀〉作為不同學術派看法的驗證

至於司馬貞寫作〈三皇本紀〉的原因，在序言中，他兩次提到他對於〈五帝本紀〉的不滿。在他為〈補史記〉寫的序中，他以批評《史記》對「五帝」的記載和缺乏對「三皇」的記載做為《史記》「本紀」部分有所缺陷的例子。⁷在〈三皇本紀〉的序言中，他寫到：

⁶ 〈史記索隱後序〉，《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3，據嘉慶十九年編成的原刊本縮印），卷 402，頁 6b。

⁷ 〈補史記序〉：「借如本紀敘而闕三皇。」《全唐文》，卷 402，頁 7b。

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下迄當代，以為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五帝為首者。⁸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世〉，皆敘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為首。其實三皇已還，載籍罕備，然君臣之始，教化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謐作《帝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曆》，皆論三皇已來事，斯亦近古之一證。今並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雖復淺近，聊補闕云。⁹

由這些文字中可以得到如下的結論：司馬貞認為歷史解釋有「正確」與「錯誤」之分。「錯誤」的例子如：《史記·五帝本紀》對於五帝世系的追溯，根據司馬貞，那是，依〈五帝德〉，《大戴禮記》中的一篇，所寫成的；同時也依照司馬貞稱之為「帝世」的文獻，但「帝世」可能就是《大戴禮記》的〈帝繫〉。至於「正確」的帝王繼承順序，司馬貞則認為：雖然相關的史料較少，但可以從皇甫謐的《帝王代紀》（即是《帝王世紀》）和徐整的《三五曆》中獲得支持。¹⁰

⁸ 藉著稱呼現有的《史記》版本為「新的」，司馬貞似乎懷疑存在著不同於現有版本的《史記》，而其中可能有不同的上古觀。

⁹ 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收入[明]凌稚隆輯校，李光晉增補：《史記評林》（天津：天津古籍，1998，據明萬曆年間刊刻本影印），頁1。《史記評林》中標示著司馬貞導言的〈三皇本紀〉首頁，參見文末〈圖表一〉。

¹⁰ 在《舊唐書·藝文志》「雜史」一類中記載了徐整編的《三五曆記》兩卷。參見《舊唐書·藝文志》（北京：中華書局，1996）。

司馬貞顯然對他所能得到的材料並不滿意。這些材料可以用來支持他對中國最古老的歷史的說明。但是他強調對古史有另一種解釋的必要，因為他相信三皇在五帝之前，而且這件事在所有未來的歷史解釋中都不應該被輕忽。接下來，對於這兩種和本文議題相關文本的說明，和這兩種文本所根據的整個學術傳統都應該被進一步檢視。

（一）司馬貞所批評的對象：《史記·五帝本紀》

在《史記》第一篇〈五帝本紀〉中，五帝是指黃帝和之後的顓頊、帝嚳、堯及舜。這幾位神話英雄的生平和活動都有相關的傳說加以美化。在這一篇的最後，司馬遷贊曰：

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¹¹

正是在司馬遷提到了漢儒的地方，司馬貞在《索隱》的贊中加上以下相當嚴厲的批評：

「五帝德」、「帝繫姓」皆《大戴禮》及《孔子家語》篇名。以二者皆非正經，故漢時儒者以為非聖人之言，故多不傳學也。¹²

¹¹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1，頁46。

¹² 《史記》，卷1，頁47注。

這段「贊」，事實上應是個人意見的表達，因為從中可以明顯看出司馬貞偏袒的是那一邊。顯然是與太史公司馬遷不同邊，而是與所謂的「漢時儒者」一樣。但讓我們看看太史公在此章的最後評論：

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其所表見皆不虛。書缺有聞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¹³

與《史記》中的觀點成明顯相反立場，司馬貞隨即在本篇「黃帝者」三字之後加上以下的評論：

有土德之瑞，土色黃，故稱黃帝，猶神農火德王而稱炎帝然也。此以黃帝為五帝之首，蓋依《大戴禮·五帝德》。又譙周、宋均亦以為然。¹⁴而孔安國、皇甫謐《帝王代

¹³ 《史記》，卷1，頁46。參較 William H. Nienhauser Jr. 的翻譯，*The Grand Scribe's Records, vol.1: The Basic Annals of Pre-Han China by Ssu-ma Ch'ien*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1994), p. 17.

¹⁴ 譙周（199-270）是《法訓》、《五經論》及《古史考》的編纂者。宋均（三國，魏）寫了許多關於緯書的注解，例如：《詩緯序》及《春秋緯》，兩者在司馬貞對於《孝經》和《老子》注解的評議中以及《孝經老子注易傳議》中都有提到，參見《全唐文》，卷402，頁2a-4a。

紀》及孫氏注《世本》並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少昊、高陽、高辛、唐、虞為五帝。¹⁵

以評論的觀點來看，這一段話似乎有著過多的創意。但讓我們還是回到《史記》的文本上來看。這段評論對我來說，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太史公事實上對於中國歷史上最早之君主的文本證據提出了反省。再明白不過，身為一位具反省力的史家，司馬遷清楚知道，那些被儒家學者所接受的史料中，幾乎沒有提到黃帝或其他四位帝王；而那些提及這些帝王的史料卻不被儒者所重視。司馬遷繼續提到那些支持他將始於黃帝的「五帝」寫於史記第一章的史料；並論說這些來源，至少就他的觀點而言，近於「雅馴」。〈五帝德〉及〈帝繫〉，兩者皆是《大戴禮記》中的篇名。¹⁶在《大戴禮記》中的〈五帝德〉紀錄宰我與孔子間的對話。當中，孔子稱黃帝為上古時期的第一位統治者，其後接著顓頊、帝嚳、堯以及舜。《大戴禮記》中的〈帝繫〉篇則記載是由少典開始，黃帝在其後。雖然《大戴禮記》並不被漢儒視為經典，但《史記》的作者司馬遷指陳了一項傳統。根據這個傳統，孔子所傳授一種帝王世繫是以黃

¹⁵ 參較孔安國〈尚書序〉。參較《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據[清]阮元編成的原刊本縮印），頁 2064b。關於「三墳五典」一詞，《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謂之五典。言長道也。」其中高陽是顓頊的姓氏；高辛是帝嚳的姓氏；唐是堯的宗族名。

¹⁶ 關於〈五帝德〉，見《大戴禮記》（ICS：7.1/40/20-43/3）；關於〈帝繫〉，見《大戴禮記》（ICS：7.2/43/5-44/7）。

帝為首。而這也似乎就是他在提到文本時所說的「不離古文者近是」。

（二）〈三皇本紀〉的學術背景

現在我們將探討司馬貞對於古代歷史的另一版本，以及他引用來為其作證的史料來源。

〈三皇本紀〉曾以幾個不同的版本流傳著。¹⁷原文約略分為三部分。第一與第二部分是關於「三皇」的意義。第三部分有一小部分討論下列的問題：在古代有多少帝王登上泰山舉行封禪典禮。第三部分的最後，是一些關於從有人類開始到春秋經歷的朝代和年分的統計。

第一部分主要是列舉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君主。第一位是太昊庖羲（即伏羲），和與他相關的女媧。第二位是神農，又稱為厲山。第三位是黃帝，也稱為軒轅。

從庖羲我們可以知道，上古是他開始成為統治天下的王。接著我們被告知他母親的名字與其他細節。伏羲治理的特色包括了天上與地理的結構，並結合兩者成為他的統治方式。伏羲

¹⁷ 我的分析主要是根據《史記評林》版中的書目資料。其次是依據瀧川資言的《史記會註考證》。參見瀧川資言：《史記會註考證新校本》（台北：天工，1993），頁 11a-13a。〈三皇本紀〉的法文版本，參考 E. Chavannes, *Les Me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Paris : Angers, 1895-1905), vol. 1, pp. 3-22.

有蝸牛狀的身體和人類的頭。他發明了八卦用以占卜、製作漁網並教導人民如何用漁網捕魚，而且他還製作了第一把二十五弦的琴。

至於女媧，司馬貞描述她和黃帝有相同的姓氏，並且也有蝸牛的身體人類的頭，她還發明了笙簧。司馬貞在此重述了關於女媧的著名神話：水神共工與火神祝融爭鬥，共工在輸了之後生氣的用頭撞向不周山，使得山上一根支撐天堂的柱子毀壞，幸好女媧利用彩石修復柱子，才使世界不受破壞。由伏羲和女媧共為木德這點可以知道，女媧本身並沒有自己的地位。

在司馬貞的描述中，神農是與火德相應的君主。傳說中，他具有人類的身體與公牛的頭。他發明了五弦的瑟，並教人民如何製作農具，以及日中為市的交易方式。

關於黃帝則只有簡短的評論，在評論中以他的姓氏軒轅來稱呼他。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得知他在神農之後的五百三十年出現，並且我們得知那時候所有諸候的姓氏族名稱。

司馬貞進而引用了另一選擇的解釋來說明三皇，也就是天皇、地皇及人皇。似乎這三者共同建立了所有朝代而非被視為是個別的君主，因為接下來的敘述說到，天皇共十二位兄弟、地皇有十一，而人皇則兄弟九人。再一次的，這些君主與王朝循環理論的關聯性被指出來了：天皇兄弟是木德，地皇是火德。循環的順序和前一種說法，由伏羲到神農，是相同的。據司馬貞的說法這些統治者總共治理了一百五十代、四萬五千六

百年的時間。

在簡短的紀錄了這三個時代的統治者之後代，在人皇之後出現了一個龍的朝代，然後就是接下來統治君主的姓氏。接著司馬貞轉向另一個問題：有多少的統治者曾經前往泰山，舉行隆重的封禪祭典，在此他也寫出彼此互有差異的傳統。最後，司馬貞從有天地開始直到獲麟為止，共有 3276000 年的時間，由十紀所組成，每一紀有一萬七千六百年。司馬貞在結論中宣稱，黃帝僅僅統治了最後一段時期；提出〈三皇本紀〉的主要理由，是要增加這些資料到基本的編年史當中。

先不論司馬貞在他的文章中引用的有些混雜多樣的傳統，我認為在他的評論中最有趣的一個觀點是，他將女媧加入到了三皇的最初版本中。在下圖中即可看到，如此一來就改變了在當時大部分的史料所追溯的伏羲、神農、黃帝三人的組合。但由於司馬貞沒有給女媧一個的單獨位置，而將她與黃帝放在一起，所以伏羲、神農、黃帝三人的組合就還是以一點奇怪的妥協的方式被保存下來。（參見文末〈圖表二〉）¹⁸

接著我們應試著找出司馬貞提出這些概念所要反駁的史料來源。司馬貞的這些概念的主要目的應是藉由提出這些概念，可以反駁這些史料來源，並用來維護他在《索隱》首篇為黃帝所決定的位置。

¹⁸ 此為司馬貞的版本，在〈史記評林序〉中被重製的三皇五帝譜系。

在關於三皇的評論當中，司馬貞只有一次明確的指出是以《易經》作為參考來源。但在他的評論中的第一部分，事實上主要是根據《易經》的〈繫辭傳〉，傳統認為那是它的作者是孔子。在〈繫辭傳〉中，列舉了堯舜之前的庖羲（伏羲）、神農和黃帝，作為中國歷史上的頭三位君主。還有庖羲應天而治，觀察天地構造來治理國家。伏羲也是八卦的發明人，並且製作網罟、教導民眾如何用它來捕魚。神農則是教百姓學習刻木的老師，並且教人民捕魚、建立市場。至於黃帝，只和堯、舜一起被簡短的提及。¹⁹（參見〈圖表五〉第一欄。）由此看來，〈三皇本紀〉第一部分大略的結構是取自於〈繫辭傳〉。

另一項可在司馬貞的評論中找到的相關資料就是《世經》，也就是《漢書·律曆志》一種簡短的版本。²⁰取自《世經》的段落一開始就引用《左傳》的文字，並且討論其中帝皇世系的次序和〈繫辭傳〉中所記載的古代君主。²¹接著，司馬貞引用《世經》下面的文字：

稽之於易，炮犧、神農、黃帝相繼之世可知。²²

除了確立了庖羲、神農和黃帝的文字之外，〈世經〉還提

¹⁹ 《易經·繫辭傳下》(ICS: 66/81/19- 82/5)；參較《十三經注疏》，頁 86b-c。

²⁰ [漢]班固撰：《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 21B，頁 1011-1013。

《漢書》作者班固在此篇開頭表示，此篇大部分的內容是來自劉歆。見《漢書》，卷 21A，頁 955。這篇的第二段開頭提到了「世經」這個名稱。

²¹ 參較《左傳·昭公十七年》，鄒邾子出席魯公朝廷的著名章節。

²² 《漢書》，卷 21B，頁 1011。

到了朝代循環理論，和伏羲關聯的是木、神農是火、黃帝是土。（參見〈圖表五〉第二欄。）簡言之，《漢書》傳存了一較早的文本，這文本的作者傳說是漢代學者劉歆。其中不只有著三皇是伏羲、神農和黃帝的觀念，還明確指出和他們相對應的五行。甚至，也可能是關於朝代循環觀念流派之最早證據。

然而，最接近司馬貞的評論的史料並不是《世經》，而是《帝王世紀》。《帝王世紀》現在只以片斷的方式留存，大多是在類書及註釋當中。因為當時的一些禁忌，司馬貞提到它時稱之為「帝王代紀」。和上面提到的兩種史料相比，《帝王世紀》還包含了關於伏羲、女媧和黃帝的相繼關係，就如同司馬貞在他〈三皇本紀〉中所寫的一樣。（參見〈圖表五〉第三欄）

有一個值得留意的細節是〈繫辭傳〉與〈帝王世紀〉的關係。《十三經注疏》中的《易經》正是在關於〈繫辭傳〉庖羲（伏羲）的那段記述文字之後，孔穎達的註從《帝王世紀》引述了女媧為外加的一位神明；之後，才接續〈繫辭傳〉談神農的文字。²³換句話說，司馬貞在他關於三皇的評論中，可能簡單地擷取了「經典」和它的解釋傳統。

²³ 參較被《十三經注疏》引用的《帝王世紀》，頁 86c。另一段與《三皇本紀》中對女媧持同樣觀點的《帝王世紀》片斷是在《太平御覽》，參見[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78，頁 4b；及[唐]歐陽詢編：《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卷 11，頁 208。

更有趣的是，在《漢書》有一歷史檢視，也給子女媧一個自己的位置。在《漢書》第二十篇〈古今人表〉中可以看到，在九位「上上聖人」之中，太昊（即庖羲、伏羲）佔有最先和最高的位置；接著就是女媧，即使她只被視為是第二類「上中仁人」的一人。在描述中的第三人是神農，其後是第四位的黃帝，兩者皆被放在「上上聖人」的位置。²⁴不論是誰寫下了《漢書》這一篇，或更精確地說，此篇所依據的描述，在漢以前唯一有系統的說明，《漢書》在這裡包含的，必定是依伏羲／女媧、神農和黃帝這樣的順序，亦即司馬貞在〈三皇本紀〉中所採用的順序。

除了在〈三皇本紀〉中被潤飾過的細節，可以被追溯到《帝王世系》或甚至是《世經》的史料，與司馬貞評論其他部分相同的，可以從成為片段的經典引文中找到，或是從所謂「偽書」的引文中找到。

司馬貞提到了一些偽書的名稱。例如，在〈三皇本紀〉的前言中，他引用了徐整的《三五曆》，作為支撐他三皇是較五帝更古遠之論點的依據。若是去查驗〈黃帝部〉的章節，可以發現有多處引用皆是由此而來，主要是關於天皇、地皇、人皇的概念；例如，人皇有九個頭，其中還有一段文字是說到三皇加起來總共統治了 45760 年，與司馬貞在〈三皇本紀〉中提出

²⁴ 《漢書》，卷 20，頁 863-867。

的資料相同。²⁵

在〈三皇本紀〉中，司馬貞還提到兩部緯書，《圖緯》及《春秋緯》。他引用《圖緯》，作為他天皇—地皇—人皇這項組合的證明。他甚至加上如下的評論，以為他自己的選擇開脫：因為這項帝王世系的傳承被記載在像這樣的文獻當中，所以他不能完全地忽視它，這也是為什麼他決定把三皇的第二套版本也包括進他的〈三皇本紀〉。²⁶

至於《春秋緯》，司馬貞在〈三皇本紀〉的最後，引用了其中自有始以來到獲麟為止的計算，總共是經歷了 3276000 年的時間。²⁷與《春秋》相關的還有一部緯書——《春秋運斗樞》，在殘留下來部分，有伏羲—女媧—神農三人的組合。²⁸如同清代學者趙翼所主張的，這本緯書是漢儒鄭玄在注《尚書中侯》時的重要史料來源。趙翼主張司馬貞的論點主要是從鄭玄的注

²⁵ 參較《三五曆》，依《太平御覽》，卷 78，頁 2a 的引用，此可能為「二」的誤寫：《二五曆紀》曰：「有神聖人九頭，號人皇。（馬摠云：一百六十五代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天皇、地皇、人皇為太古。」

²⁶ 「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棄。故兼序之。天地初立。」《史記評林》，頁 4。

²⁷ 《緯書集成》並沒有包含有著這項統計數字的《春秋緯》片斷。參見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

²⁸ 見《春秋運斗樞》的引用：「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緯書集成》，頁 710。

釋得到支撐。²⁹他同時認為孔穎達《尚書》的注釋中推崇孔安國，但反駁鄭玄，因此可以推定司馬貞選擇將女媧列入，是選擇站在和鄭玄同一邊，並反對孔穎達。³⁰

總結以上分析的結果，可以說司馬貞關於古代的說明主要是根據《帝王世紀》，我們知道它在司馬貞在世時仍存留著。³¹不只是許多關於三皇的生平被提及，在也提到了女媧是早期君主之一，這顯示了《帝王世紀》在和其它相似的史料比起來，是與〈三皇本紀〉最接近的版本。

就以《帝王世紀》來說，似乎是根據《世經》的觀念型態，如同它在《漢書·律曆志》中被引述的一般。然而，《世經》似乎較不像《帝王世紀》那樣潤飾細節。它並沒有在三皇中提及女媧，而僅侷限在伏羲、神農與黃帝。此外，焦點多擺在這些早期的統治者所對應的「德」或五行上：伏羲是木、神農是

²⁹ 趙翼曰：「鄭康成依運斗樞註尚書中候。乃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為五帝。司馬貞因之作三皇本紀。亦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參較瀧川資言：《史記會註考證》，頁 12b。

³⁰ 「孔穎達注《尚書》最尊安國。故其駁鄭注。謂女媧但修伏羲之道。無所改作。不得列三皇。既不數女媧。則不可不取黃帝為三皇。」參見瀧川：上揭書。至於瀧川在此提到的孔安國的評論，見孔安國的〈尚書序〉。《正義》曰：「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謂之五典。言長道也。』」《十三經注疏》，頁 2064b。這段疏繫在《左傳·昭公十二年》有名的段落，其中「三墳五典」被加以解釋。

³¹ 在《舊唐書》與《新唐書》的書目中皆記載了《帝王世紀》十六卷。參較《唐書經籍藝文合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56），頁 84。

火而黃帝是土。無論如何，司馬貞依據的史料至少有部分是漢代學者，其中包括著名的劉歆，所稱讚及被視為是支持正統儒家思想的材料。

至於《帝王世紀》與〈繫辭傳〉之間的關連，一有趣的結果是：首先〈三皇本紀〉的架構似乎是根據〈繫辭傳〉中的宇宙生成論；其次，仔細研究《十三經注疏》中的《易經》，可以發現它是附在關於宇宙生成論點的經文之下。《正義》的評注者孔穎達，已經從《帝王世紀》中引述其它細節來裝飾這段說明。已經在〈三皇本紀〉中囊括〈繫辭傳〉及《帝王世紀》的解釋，司馬貞可被認為是結合了多種的來源寫成一個注，加上疏；甚至對他而言，這是「經和注」，是一種對中國最古早歷史的全面性敘述。

在此提到的一項重要的史料來源，是那些司馬貞相當喜愛的緯書。許多《世經》和《帝王世紀》所包含的資料似乎已被從緯書當中刪除。如我們所見，不只是司馬貞明確提到的《圖緯》，或者是作為額外參考的《春秋緯》，還有許多和〈三皇本紀〉內容相當相似，現在仍留存片段的部分，這些既不是《世經》也不是《帝王世紀》目前保留下來的一部分。

從以上所說可以清楚知道，司馬貞關於三皇的論述是非常複雜的補丁結構物。它從許多地方擷取來源，其中最重要的部分都已在此舉出、分析。若將它與〈五帝本紀〉作比較，就會感受到司馬貞的企圖是構思另一種版本，不只是提出單純的繼

承順序或加入其他古代的君主，而且還盡可能的在這個版本中增加許多敘述，以便可以跟《史記》對五帝的描述互相匹配。然而，事實上，〈五帝本紀〉比起〈三皇本紀〉仍然用了更多傳說資料來進行鋪敘。

（三）司馬貞的上古觀對於五德轉移說的意含

司馬貞相當清楚五德轉移說在《史記》中的重要性。關於這點，不只可以從他對於《史記》的注解、他所寫的〈三皇本紀〉中看出他對史記相關概念的直接批評，也可以從他兩次提到五百年當一運的說法傳自《史記》中看出。³²

儘管司馬貞，如上所說，提出了一種綜合的概念，將伏羲、神農、黃帝三人一系的說法和女媧結合在一起；但若只就五德轉移說而言，女媧的增補，並不會對三皇或五帝的轉移情形造成影響。因為在司馬貞的描述中，女媧並沒有單獨的位置，而是與伏羲擺在一起。為了說明這點，在〈圖表三〉中會畫出兩套互相競爭的學說，也就是相勝說與相生說，並將之拿來與司馬貞的綜合取徑作比較。（參見文末附圖）

a) 根據相勝說，由五帝到漢朝的傳承。

³² 見他在〈補史記序〉中的陳述：「人當五百之運」，和《索隱·序》的開頭：「遷自承五百之運」。

- b) 根據相生說，從三皇、五帝到唐代的繼承。³³
- c) 根據司馬貞〈三皇本紀〉的三皇繼承。

如〈圖表三〉所示，兩種概念中最重要差別在於，對黃帝和其他四帝的相關位置所帶來的影響。依照相勝說的觀點，黃帝和他之後的四位繼承者皆是屬於土；然而，依照相生說來看，五帝在這週期中有各自的位置，而排在五帝首位的並非黃帝，而是少皞；而五帝之前則是三皇：伏羲（女媧）、神農和黃帝。

《漢書·郊祀志》指出下列的事實：兩種互相競爭的五德終始說各對應著不同的帝王及朝代，也代表了互相競爭的學術群體。班固於此篇最末的贊中，描述了從漢朝開始的對於這個循環的曲解史。張倉認為自秦朝開始到當時，仍是由水德所支配的。但之後的學者，如公孫臣和賈誼則認為漢朝事實上是由土德所支配。根據班固的說法，倪寬和司馬遷仍然有漢為土德這種錯誤的看法。然而這些學者都相信相勝說中的五德傳承順序。只有到了劉向和他的兒子劉歆才發現新的、正確的繼承順序，也就是相生說的順序。最後班固下的結論就是：劉氏父子

³³ 參較顧頡剛對這兩個互競的解釋模式的描述：〈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收錄於《顧頡剛古史論文集》（北京：中華，1996），頁302。

是正確地將漢朝歸屬於火德的第一人。³⁴

如我在之前的另一研究中所論證的，漢朝在這個朝代循環中的位置問題，對於《史記》的作者來說是一重大問題。³⁵司馬遷和他父親司馬談，都在武帝朝擔任太史的職務。對於朝儀和曆法的問題都有所涉入；特別是對於武帝在泰山之封禪祭典的準備也有參與。該次的祭典是秦始皇登泰山之後的第一次。在《史記》及《漢書》中一致地提到，司馬談擔任祭典的諮詢時，建議漢武帝身穿黃色的禮服。黃色是土的顏色，所以與黃帝有所關連。根據他們的理論，黃帝是歷史的開始，而當時是第一次循環，也就是由最初算到漢是第六個循環朝代。

由此觀點來看，對於《史記》之古史觀點的糾正，就比較容易看出它是司馬貞在寫〈三皇本紀〉時一種嚴重的操弄。雖然我們無法得知司馬貞的原意是想重寫《史記》本身，或只是想完成〈三皇本紀〉作為貢獻於一新的、未來的史學著作的第一步。這部史學著作，將以一種與漢儒之古代世界觀更加相容的觀點來取代《史記》這一部分的觀點。無論如何，司馬貞對於《史記》的糾正這一舉動，絕不是一件瑣碎的小事。

³⁴ 《漢書》，卷 25B，頁 1270-1。關於劉歆的理論和他與司馬遷相似的一些概念，參見汪高鑫的研究：〈論劉歆的新五德終始歷史學說〉，《中國文化研究》，第 2 期（2002），頁 85-94。

³⁵ 參見我的研究，“The power of an alleged tradition: a prophecy flattering Han Emperor Wu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ima clan”（一個可能存在的傳統力量：一個諂媚漢武帝的預言以及它與司馬家族的關係），*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74 (2002), pp. 251-300.

最後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司馬貞的作法，也可視為是要對下列的事情做一解釋：從《史記》中的相勝說到劉歆及其追隨者的相生說這種轉換對唐代儒者的具體涵義。似乎在唐代，為了朝代的合法性，相生說被再度提出。如同學者王宇清對國服的研究中顯示，唐代學者認為唐代應是由土德所支持，因此在祭典中禮服的顏色是黃色。（參見文末〈圖表四〉）³⁶

三、司馬貞為何要補正《史記》的上古觀

現在該回過頭來看看本文最初提到的問題，亦即為何司馬貞要修正《史記》中關於上古歷史的敘述。表面上的理由，可以從司馬貞〈史記索隱後序〉中得知。他是出於憤怒而寫，但我們仍然不知道是什麼使得他讀到《史記》的五帝敘述時如此不滿，以致於使他決心修正《史記》。

從前面的分析，我們知道為何司馬貞認為有需要以三皇來替代以黃帝為首的五帝：司馬貞身為漢儒學術群體的代表，單純希望能夠將中國最古老的歷史論點轉接到儒家的基本教義。但若是如此，司馬貞為何不全盤接受伏羲—神農—黃帝的

³⁶ 王宇清：〈隨唐五代繼北相生〉，《國服史學鉤沉》（台北：輔仁，2000），頁 143-148，和頁 160-161 的彩色圖表。〈圖表四〉即改自王宇清的研究草圖，將自三皇、五帝到唐代的朝代與五德相對應的連續圖。

排列，反而接受有點奇怪的伏羲—女媧結構？第二個疑問是：為何司馬貞要寫作一新的歷史敘述，其中三皇的概念是最遠古歷史的一部分，為什麼他不只修正《史記》中那些對他來說是錯誤或過時的部分。

對於第一個問題，也就是：司馬貞為何不採用另一更加符合唐代儒者觀點的概念。我們幸運地找到了劉知幾與以司馬貞為首的儒者的爭論證據。在許多史料中，都保存下來了這場辯論的文獻。³⁷這場辯論由玄宗發起，他希望學者能夠討論在《孝經》、《老子》及《易經》當中某些注疏傳統的可信度。關於《孝經》，他希望了解，孔安國的注和傳統以為是鄭玄的注，那一種應該受重視，那一種應該受棄置；他並指出有些部分兩個人的注是不同的。劉知幾在爭論中，支持孔安國的注，對於鄭玄的注不予重視，甚至懷疑其非鄭玄所注。司馬貞則挑戰孔安國《孝經》注的真實性，並捍衛鄭玄的注，認為就算注文真得不是鄭玄所作，它的內容也完全沒有違反《孝經》本身。總之，

³⁷ 關於劉知幾與司馬貞上呈皇帝的文獻，見[宋]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據明刻初印本影印），卷 604，頁 9a-11b；[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北京：中華書局，1966，據宋本、明本縮印），卷 604，頁 9a-11b；《唐會要》，卷 77，頁 1408-9；《全唐文》，卷 402，頁 2a-4a。這些文獻都由 William Hong 譯為英文：“A bibliographical controversy at the T'ang court, A.D.719”（唐朝廷一個關於目錄的爭議），*HJAS*, 23（1960-61），pp. 93-197.

司馬貞對兩種注解都給予認可。³⁸

從這場爭辯中可以知道，就對待注解的心態來說，司馬貞較不像劉知幾那樣採純粹義。換句話說，他想要讓如鄭玄所寫的那些注解，免於失去官方認可。如我們所見，在鄭玄的描述中，追溯出了伏羲、女媧和神農的三人組合，因此在〈三皇本紀〉中，司馬貞所選擇的上古觀，與他呈給皇帝的奏疏中贊成鄭玄的主張是相符的。

關於上述第二個問題，即為什麼司馬貞不維持《史記》敘述的歷史觀念，而企圖要「修正」它？雖然這個答案可以任人推測，但下列假設大概離事實不遠。要了解司馬貞企圖的關鍵，就在於他與《漢書》間的關連。從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後序〉中可以斷定，他認為《漢書》在思想型態上較為可信。³⁹然而，這個斷定是回顧自長遠的歷史而得來的。對《史記》的指摘是出自於班彪，即班固的父親；然後，揚雄重申這樣的意見，

³⁸ David McMullen 在他對於中國唐代學者的研究中提到這次的辯論，斷論它為「對展現八世紀關於文獻流傳觀點的複雜性有無以評量價值。」David McMullen, *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 (唐代中國的國家與學者)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86.

³⁹ 「其班氏之書，成於後漢，彪既依遷而述，所以條流更明，且又兼採眾賢，群理畢備，故其旨富，其詞文，是以近代諸儒，共所鑽仰。其訓詁蓋亦多門，蔡謨集解之時，已有二十四家之說，所以於文無所滯，於理無所遺。而太史公之書，既上序軒黃，中述戰國，或得之於名山壞宅，或取之以舊俗風謠，故其殘文斷句，難究詳矣。」《全唐文》，卷 402，頁 5b-6b；《史記評林》，頁 37。

並得到許多藉此表明自身立場之學者的迴響，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唐代。只要數數在唐代分別為《漢書》及《史記》所寫的注解，可以輕易發現在唐代《漢書》做為一文本受到的讚賞遠多於《史記》。但如我們所見，就司馬貞做為一位《史記》專家而言，下列假設應是合理的：他希望藉由更動《史記》的一部分，使得這部書比起之前獲得更多的重要性。

若仔細研究三皇在第八世紀中官方文獻及議論文章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可輕易想像司馬貞認為《史記》中的三皇概念急需修正的理由。

劉知幾在他所寫的《史通·古今正史》中談到了正確上古觀的問題。根據《易經》、《禮記》及《春秋》的引文，他確立黃帝、神農及伏羲三皇的觀念，並反駁五帝並不是中國歷史中最遠古的。有趣的是，他甚至批評司馬遷及班固在他們的歷史敘述中，都不願意將歷史再上溯得更久遠。⁴⁰

在《舊唐書》及《新唐書》中都可看到，在玄宗時期，要

⁴⁰ 劉知幾引用司馬遷認為人們無法得知神農之前的時代。見《史記》，卷 129，頁 3253；至於班固，劉知幾引用班固認為一個人無法得知關於黃帝與顓頊事蹟的詳情。參見《漢書》，卷 62，頁 2737；[唐]劉知幾撰，[清]浦起龍釋：《史通通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 12，頁 329。

在洛陽與長安建立供奉三皇的廟。⁴¹

在《舊唐書·藝文志》一開始的前言，就提到「三皇五帝」。⁴²似乎這個詞已成為相當常見的說法。

最後要補充的是，關於早期帝王正確繼承順序的問題，是在封禪的脈絡下，在唐朝再一次受到重視，尤其是在玄宗統治時期。張說（667—730），玄宗時的負責祭典改革的「首席宣傳家」（chief-ideologue），催促皇帝應舉行一個比漢武帝時期更加隆重的祭典。⁴³

四、結論

若看一眼後來的文獻對於司馬貞觀念的接受度，會發現批評他修正《史記》世界觀的聲浪。《史記》的注解者瀧川龜太郎在《史記會註考證》中如此評論司馬貞：

⁴¹ 見《舊唐書》，卷 24，頁 915；卷 130，頁 3619。參較《唐會要》，卷 22，頁 430。關於玄宗下令建築寺廟的詔文，見《全唐文》，卷 31，頁 13a-b。

⁴² 《新唐書》：「至於上古三皇五帝以來世次，國家興滅終始，僭竊偽亂，史官備矣。」《新唐書》，卷 57，頁 1421

⁴³ 有關祭典聖歌的文獻以及張說的建言，見[宋]郭茂倩撰：《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卷 5，頁 67-69；參較《舊唐書》，卷 30，頁 1097-1099。關於張說及他對唐玄宗的詳細研究正在進行當中。

三皇之名既無定說。何問其事有無。司馬貞為補本紀。非也。今錄之索隱序後。以與史文區別。⁴⁴

Edouard Chavannes 在將《史記》譯為法文的同時，也翻譯了〈三皇本紀〉。但他在一個註解中，氣憤地寫到：

在他對司馬遷作品補充的雙重嘗試裏，無論是加入三位神人統治的伏羲、女媧和神農，還是天皇、地皇、人皇超自然的朝代，司馬貞並沒有為中國史學增加了什麼價值。⁴⁵

即便有人不認同司馬貞對歷史的修正較司馬遷成功，還是應該小心地評斷，對中國史學而言，司馬貞的貢獻是不是正面的。從以上的分析應已經清楚可以看到，〈三皇本紀〉是關於中國八世紀學者辯論時的重要文獻；它也提供一種有價值的思考方向，讓我們知道唐代儒者如何在彼時經學架構中，重新構思歷史的動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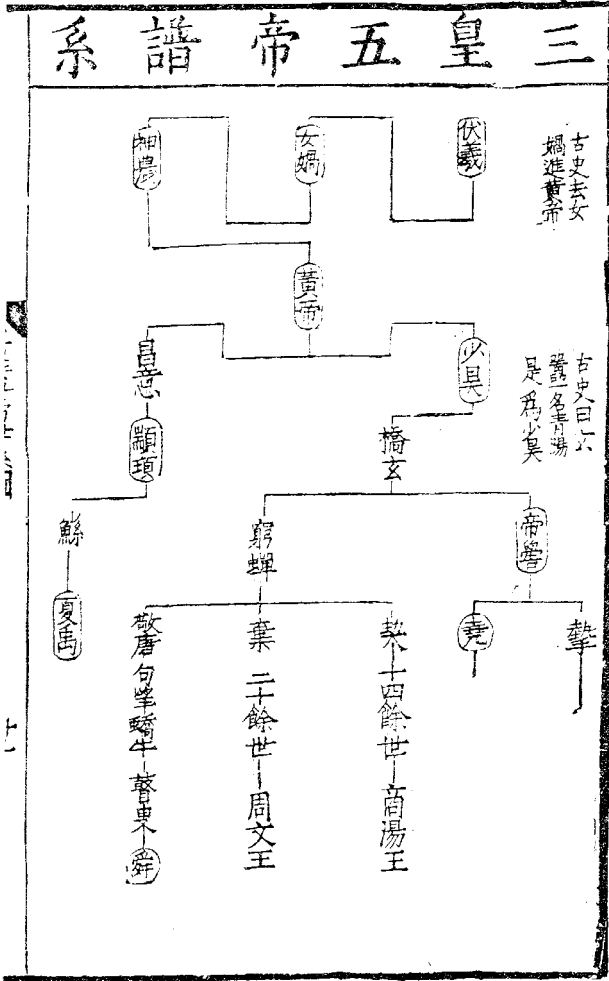
⁴⁴ 《史記會註考證》，頁 13a。

⁴⁵ Édouard Chavannes, *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Paris: Angers. First published 1895-1905), vol. 1, Introduction, CCXV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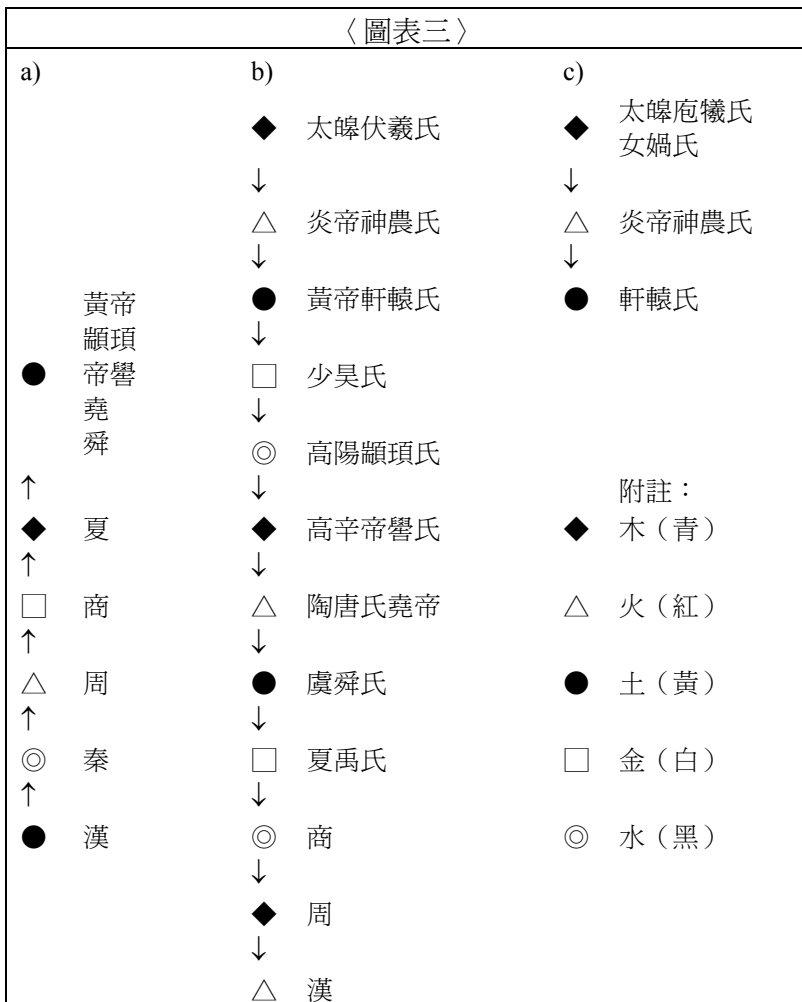
〈圖表一〉

補史記	三皇本紀	唐司馬貞補并註	吳興袁確、陸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p>按太史公作史記古今君臣宜應上自開闢 下迄當代以爲一家之首尾今闕三皇而以 五帝爲首者正以大戴禮有五帝德篇又帝 世皆敘自黃帝已下故因以五帝本紀爲首 其實三皇已還載籍罕闕然君臣之始教化 之先既論古史不合全闕近代皇甫謐作帝 王代紀徐整作三五曆皆論三皇已來事斯 亦近古之一證今竝採而集之作三皇本紀 雖復淺近 聊補闕云</p>	
<p>今之 補史記</p>	<p>柯維騷曰三皇五帝之書見於周官外史 之所掌楚左史倚相之習是已迨經秦火 全書不見於世其名號靡得而稽太史公 所述五帝以古文五帝德爲據非若三皇 出於後人臆說也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 帝之書爲三墳宋元豐中毛漸奉使契丹</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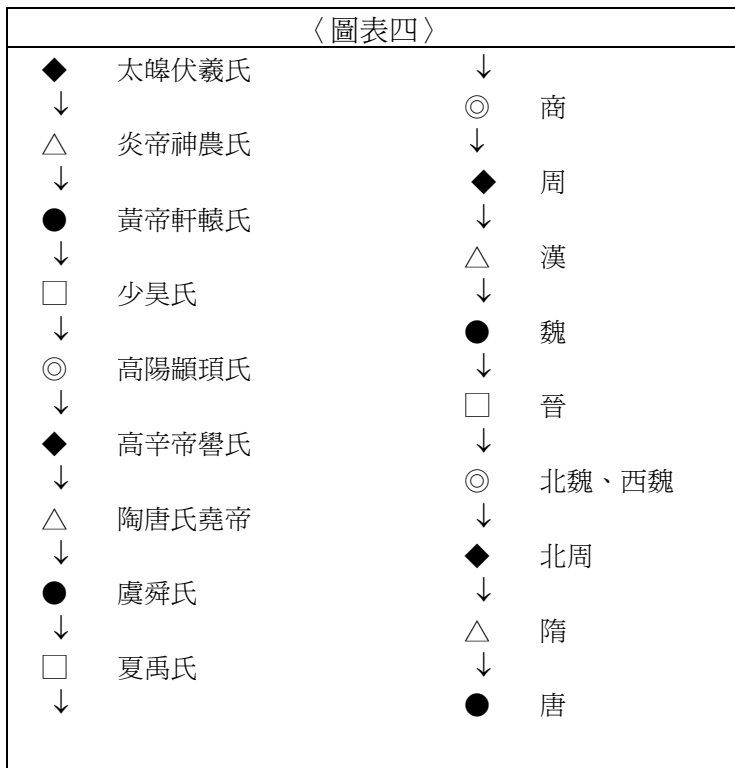
〈圖表二〉



〈圖表三〉



〈圖表四〉



附表〈圖表五〉：〈三皇本紀〉和之前相關文本並列表 1			
三皇本紀	繫辭傳	世經	帝王世紀
<p>太皞包犧氏。</p> <p>風姓代燧人氏繼天而王。</p> <p>母曰華胥。</p> <p>履大人跡於雷澤而生包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p>	<p>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p>	<p>太昊帝</p> <p>易曰：「炮犧氏之王天下也。」</p> <p>言炮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p>	<p>[十三經注疏,周易,繫辭傳正義,p.86c]</p> <p>包犧者，案《帝王世紀》云：大皞帝包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大人跡出於雷澤，華胥履之而生包犧。長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 ...</p>
<p>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旁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p>	<p>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p>		<p>[太平御覽 721/2b,帝王世紀]</p> <p>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p>

〈圖表五〉 2

三皇本紀	繫辭傳	世經	帝王世紀
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於是始制嫁娶以儷皮為禮。	作結繩而為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初學記 9/196,帝王世紀] 炮犧氏，...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廚，故號庖犧氏，是為犧皇。後世音謬，故謂之伏犧，或謂之密犧。
結網罟以教佃漁。	故曰宓犧氏。		[十三經注疏,周易,繫辭傳正義,p.86c] 取犧牲以充包廚，故號曰「包犧氏」
有龍瑞。以龍紀官。號曰龍師。			[初學記 30/730,皇甫謐帝王世紀] 太昊庖犧氏，風姓，有景龍之瑞，故以龍紀官。

〈圖表五〉3

三皇本紀	繫辭傳	世經	帝王世紀
<p>作三十五弦之瑟。 木德王。</p>		<p>首德始於 木，故為帝太 昊。作罔罟以 田漁，取犧 牲，故天下號 曰炮犧氏。</p>	<p>[路史後紀,世紀] 伏犧作瑟三十五弦。 木德王。</p>
<p>主春令故易稱帝出乎 震。月令孟春其帝太皞 是也。 都於陳。東封太山。立 一十一年崩。 其後裔當春秋時。有 任。宿須句顓臾。皆風</p>			<p>[初學記 9/196,帝王世紀] 炮犧氏，風姓也。蛇身人首，有 聖德。燧人氏沒，庖犧代之，繼 天而王。首德于木，為百王先。 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 方。主春，象日之明，是稱太昊。 都陳，...</p>

〈圖表五〉4

三皇本紀	繫辭傳	世經	帝王世紀
<p>女媧氏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犧立。號曰女希氏。</p>			<p>[十三經注疏,周易,繫辭傳正義,p.86c] 在位一百一十年。包犧氏沒,女媧氏代立為女皇,亦風姓也。</p>
<p>無革造。惟作笙簧。故易不載。 不承五運。</p>			<p>太平御覽 78/4b,帝王世紀] 女媧氏,亦風姓也。承庖羲制度,亦蛇身人首,一號女希,是為女皇。未有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伯而不王,以水承木,非行次,故《易》不載。</p>
<p>一曰。女媧亦木德王。蓋宓犧之後。已經數世。金木輪環。周而復始。特舉女媧以其功高而充三皇。故頻木王也。</p>			<p>藝文類聚 11/208,帝王世紀] 帝女媧氏。亦風姓也。作笙簧。亦蛇身人首。一曰女希。是為女皇。其末諸侯共工氏。任知刑以強。伯而不王。</p>

〈圖表五〉5	
三皇本紀	世經
<p>當其末年也。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強霸而不王。以水乘木乃與祝融戰。不勝而怒乃頭觸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石以補天。斷鼈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以濟冀州。於是地平天成不改萬物。</p>	<p>祭典曰「共工氏伯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知刑以彊，故伯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周人其行序，故易不載。</p>
	<p>帝王世紀</p>
	<p>十三經注疏,周易,繫辭傳正義,p.86c 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黃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葛混沌氏、□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世，皆習包犧氏之號也。</p>

〈圖表五〉6			
三皇本紀	辭	世經	帝王世紀
<p>女媧氏沒。神農氏作。</p> <p>炎帝神農氏。</p> <p>姜姓。母曰女登。有女媧氏之女。為少典妃。感神龍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因以為姓。</p>	<p>包犧氏沒。神農氏作。</p>	<p>炎帝易曰：「炮犧氏沒，神農氏作。」言共工伯而不王，雖有水德，非其序也。以火承木，故為炎帝。</p>	<p>十三經注疏，周易，繫辭傳正義，p.86c] 神農者，案《帝王世紀》云：炎帝神農氏，姜姓也。母曰任己，有<small>口</small>喬氏女，名曰女登。為少典正妃，游華山之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長於姜水，有聖德，繼無懷之後，本起烈山，或稱烈山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納奔水氏，女曰聽談，生帝臨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small>口</small>，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軒轅氏也。</p>
<p>火德王故曰炎帝。以火名官。</p>			

〈圖表五〉7

三皇本紀	繫辭傳	世經	帝王世紀
<p>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用以教萬人。</p>	<p>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耨之利。</p>		
<p>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於是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始嘗百草。始有醫藥。</p>		<p>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p>	
<p>又作五弦之瑟。</p>			
<p>教人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遂重八卦為六十四爻。初都陳。後居曲阜。</p>	<p>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p>		

〈圖表五〉8				
三皇本紀	繫辭傳	世經	帝王世紀	
<p>立一百二十年崩。葬長沙。</p> <p>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之子曰桂。亦曰厲山氏。</p> <p>禮曰。厲山氏之有天下。是也。</p> <p>神農納奔水氏之女曰聽。誠為妃。</p>	<p>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p>	<p>黃帝易曰：「神農氏沒，黃帝氏作。」火生土，故為土德。與炎帝之後戰於阪泉，遂王天下。始垂衣裳，有軒冕之服，故天下號曰軒轅氏。</p>	<p>十三經注疏，周易，繫辭傳正義，p.86c,帝王世紀]</p> <p>神農...有聖德，繼無懷之後，本起烈山，或稱烈山氏，在位一百二十年而崩。納奔水氏，女曰聽，生帝臨魁，次帝承，次帝明，次帝直，次帝釐，次帝哀，次帝榆罔，凡八代及軒轅氏也。</p>	<p>初學記 9/196,帝王世紀]</p> <p>神農氏，...有聖德；以火承木，位在南方，主夏，故謂之炎帝。都于陳，在位百二十年而崩。至榆罔，凡八世，合五百三十年。</p>

〈圖表五〉9			
三皇本紀	繫辭傳	世經	帝王世紀
<p>其後有州。甫。甘。許。戲。露。齊。紀。怡。向。申。呂皆姜姓之後。並為諸侯。或分四岳當周室甫侯申伯為王賢相。齊許列為諸侯霸於中國蓋聖人德澤廣大。故其祚胤繁昌久長云。</p> <p>一說三皇謂天皇。地皇。人皇為三皇。既是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棄。故兼序之。天地初立。</p> <p>有天皇氏。十二頭。澹泊無所施為。而俗自化。木德王歲起攝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p>			
			<p>[北堂書鈔 158/3a] 帝王世說曰天地開闢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或冬穴夏巢或食鳥獸之肉。</p>

〈圖表五〉 10

三皇本紀	繫辭傳	世經	帝王世紀
<p>地皇十一頭。火德王。姓十一人。興於熊耳龍門等山。亦各萬八千歲。</p>			
<p>人皇九頭。乘雲車駕六羽。出谷口。兄弟九人。分長九州。各立城邑。凡一百^{4b}五十世。合四萬五千六百年。</p>			
<p>自人皇已後有五龍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須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吳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斯蓋三皇已來有天下者之號。但載籍不紀莫知姓王年代所都之處。</p>			

〈圖表五〉11			
三皇本紀	繫辭	世經	帝王世
<p>而韓詩以為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管子亦曰古封太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首有無懷氏。然則無懷之前天皇已後年紀悠邈。皇王何昇而告。但古書亡矣不可備論。豈得謂無帝王邪。故春秋緯。稱自開闢。至于獲麟。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凡世七萬六百年。一曰九頭紀。二曰五龍紀。三曰攝提紀。四曰合雒紀。五曰連通紀。六曰序命紀。七曰修飛紀。八曰回提紀。九曰禪通紀。十曰流訖紀。</p> <p>蓋流訖當黃帝時制九紀之間。是以錄於此補紀之也。</p>			